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三十二回 試真偽夜探狀元府 比高低偷入紫禁城

石三郎跟著家將到花園後邊的客廳，來見蔡京。蔡京正給石三郎引見這工夫，外頭一挑門簾，進來一個人，正是鑽雲燕於奚金哥。石三郎回頭一看，認識他。「是他？」於此同時，兩個人的目光碰到一起了。奚金哥一看，他認識他呀。「小子，你怎麼跑這來啦？」奚金哥亮出刀來，奔向石三郎「刷」就是一刀，石三郎一閃，「刷，刷，刷」他連刺了幾刀。他擺刀再刺石三郎，這時候蔡小紅拿著鴛鴦寶劍一擋，「啪」。

「別打了，怎麼進來就動手呢？怎麼回事，為什麼要殺石三郎？」

蔡京一看：「金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太師爺，他是小八義的人，怎麼混到太師府，您怎麼把他收下了呢？」

「啊？」蔡京說，「奚金哥你給我說明白，他是小八義的人，有什麼根據？」

「太師爺，我舉出兩個例子，就足以說明。在保國寺，這小子幫助阮英跟我打過仗。再有，我要想把陳清秋給殺了，他把陳清秋救啦，他又跟我打起來。這兩件事，還不說明嗎？他跟『小八義』是一伙的，他跑我們這臥底來了。」

蔡京這時候大白臉往下一沉，三角跟可就瞪起來了。石三郎沒等蔡京說話呢，「撲通」就跪下了：

「太師爺，我給您磕頭。沒有想到哇，我剛離開華山，到這來想為你效勞，碰上這麼一個小人。奚金哥跟我故意為仇做對，他陷害我呀。就剛才說的那兩件事，能證明我是小八義的人嗎？我知道誰叫阮英啊？」

「石三郎，那作為什麼幫助阮英跟他打呀？」

「太師爺，您聽我說。我幸師嚴命下山，我是訪真主來的。那無晚上，我走得貪黑掛晚，沒有店房了，我到了保國寺。我一看這兒挺肅靜，我找了個平整的房頂，我就睡著了。我正睡覺這時候，下邊噹裡撲梭打起來了。我叫他們到外邊打去，說：『你們驚了我的覺啦！』奚會哥不說理，他張口就罵人，口出不遜。我能怕他嗎？我這麼跟他打起來的。再說這第二件，昨天晚上他欺負一個弱小的女子。在遍野荒郊，他想採花盜柳，強行非禮。常言說得好：『路不平，旁人踩，大丈夫，高除矮。』難道說我能袖手旁觀看著不管嗎？撥刀相助，見義勇為。這是武林英雄的本份。過去，我把他給打跑啦。太師，就這麼兩件事，怎麼能夠證明我跟小八義是一伙呢？」

蔡京沒等說話，蓋世英站起來了，衝著奚金哥：「呸！」就吐了一口唾沫。這口唾沫吐了奚金哥一臉。

「大哥！」

「我把你這混帳東西！奚金哥，你老毛病總是不改呀。見美色，起淫心，你總是要採花盜柳。你還是我的朋友嗎？再說，我選跟你說過，不許你欺負陳清秋。因為陳清秋跟我女兒蓋嬌娘，是親師兄弟，她們如同親姊妹一樣。奚金哥，你是個什麼人？」

「大哥，您別生氣。」

「起來！你給石三郎賠禮，這是英雄。」

蔡京說：「算啦，算啦。都消消火，這全是誤會。現在應該一天雲彩滿散，今後你們得多親多近。我蔡京願交天下豪傑，你們到這來了全是看得起我，我們全是朋友。來來來，大伙快坐下，坐下，喝茶。」

蔡小紅站到蔡京的旁邊，噘著個小嘴：「哼！太不說理了，進門擺刀就刺，什麼人哪！」

「咳！你不要再火上澆油啦。大伙不認識這位小英雄吧？他叫石三郎，他是華山道士教的徒弟。他帶著一張名人字畫，他這張畫是漢朝曹不興畫的『金龍行雨圖』，可稱無價之寶。他把這張畫，帶到我府中來了。要說起來，這裡頭還有個笑話。他說這個龍畫的時候是閉著眼睛的，多咱見著真主，這龍眼睛就睜開。他說我是真君，這個龍見著我眼睛睜開啦，只不過是個笑談吧！」

「不！」石三郎說，「眾位，太師爺就是真龍天子，他就是真君。我背這張畫，這龍眼睛根本是閉著的，結果一見太師爺，龍眼睛睜開了。這是我師父告訴我的，龍眼睛見誰睜開，那誰就是真君。他老人家就是皇上！」

南烈門說：「哎呀！既然如此，太師爺是真龍天子，您就應該登基啦。現在正在國家混亂，民不聊生，大宋皇上失政，您應該舉旗造反，您應該登基坐殿啦。我們大伙都受皇封。咱們現在正是機會，您是洪福齊天！」

蔡京說：「諸位，此非兒戲，小可亂道。現在時機還不成熟，就靠我們在座的大家嗎？要想改換朝廷，必須得借助於外邊的力量。麻亞裡要能離開東京，到了交趾國見了王爺哈天棟，跟他取得聯繫，裡應外合才能推倒大宋江山。現在，難就難到麻亞裡不能出城，送不出去呀！五城兵馬司，京營府他們會合小八義阮英等人每天在街上巡邏放哨，挨家挨戶地查戶口，我聽說城門上還掛著什麼影像。麻亞裡出不了城，事就難辦啦。眾位英雄們，咱們再想想辦法，等時機成熟再做道理。」

石三郎在旁邊就聽著。這時候奚金哥說：

「太師爺，我們能不能把阮英的腦袋拿來？」

蔡京說：「你瘋啦？談何容易！誰能到狀元府把阮英腦袋拿來呀？是那麼簡單的事嗎？」

奚金哥說：「太師爺，我看有一個人，到了狀元府能把阮英的人頭拿來。把他殺了，人頭要是帶來，咱們大伙也出出氣。」

大伙說：「誰呀？」

奚金哥說：「石三郎。他武藝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。他還是生臉，到那準能把阮英殺了。」

「哼！奚金哥，跟我過不去，咱明著說，別使暗刀子殺人。奚金哥，你跟阮英保國寺比武，你把阮英怎麼樣啦？你怎麼不把阮英人頭拿來呀？你這不是強人所難嗎？剛才你要不提阮英，我都不知道誰是阮英。那天晚上黑咕隆咚的，我都沒看準。我到狀元府拿阮英人頭，那也得有機會呀！到那就拿了嗎？行啦，奚金哥衝著你，太師府我也不呆啦。太師爺，我還是回華山吧！我在這，也沒有好啦，恐怕你們拿我當奸細。太師，我就告辭了。」

「石三郎，你們有話好好說，不要吵。」

奚金哥樂了。「石三郎，你不要誤會，我只不過說說而已嘛！」

「你要這麼說，我還偏要去。奚金哥，要說拿阮英的腦袋，我倒不敢說。我到那要想拿點東西，我認為還是可能辦得到的。另外，我還想見什麼小八義，他們哥八個都長得什麼模樣。」

奚金哥說：「到那你也不認識，給你派一個朋友。幫你一起去吧。」

「那更好啦！」

奚金哥說：「青蠍子杜剛，你就陪著石三郎去吧！」

石三郎心裡想：奚金哥你這是故意的，派人監視我。石三郎心裡想：我這回給你來個將計就計。「朋友，走吧！」

青蠍子杜剛，跟他就出了太師府。兩個人蹣跚上房，來到西門里仁義巷狀元府的後門。他跟青蠍子杜剛，兩個人蹣跚跳進了牆頭。這是後院，黑咕隆咚的，一般人都睡著覺了。這陣兒，有一更多天。青蠍子杜剛他來過幾次，他到這是膽突突的，心直跳。

「石三郎，這狀元府可不是鬧著玩的，小八義哥八個呀！八仙過海，各有其能。唐鐵牛那婊子最壞；阮英最好，那猴也最厲害呀！咱們倆可得多加點小心。」

「哎，杜剛，別怕，有我呢。走吧！」

他們兩個人就慢慢往那邊走。看牆角那黑咕隆咚的，好像站著一個人，把杜剛嚇得一哆嗦。

「啦，那有個人。」

石三郎一看，哪是人哪，好像放著個什麼東西。他倆走到跟前一看，是那個大鐵佛，就是生鐵佛背的那個鐵佛像。在府門外被孟春達給搬到後院，扔到那了。這個鐵佛扔到那，還扔歪歪啦，沒扔平。

「這不是個大鐵佛嗎？」

杜剛一看：「對。這鐵佛我認識，這是生鐵佛法遠背的那個佛呀，被他們扔後院啦。」

「我看咱倆到這不用拿別的，就把生鐵佛的這個鐵佛搬回去，這不也算到狀元府拿回點東西去嗎？」

「什，什麼？」社剛說，「把這個鐵佛咱倆拿回去？這麼說，別說咱倆，再加倆人也搬不回去。」

他們正在這說話呢，聽後邊吵吵八伙有人說話。

「阮元帥，今天晚上咱們還出去不出去啦？」

「先到府裡頭歇一會兒，呆會兒再說。」

把杜剛吓的，「阮英他們巡邏回來啦，咱倆快躲起來吧！」

石三郎說，「咱往哪躲？要不鑽到佛像裡頭去吧。這裡頭保險。」石三郎說著用力一搬這佛，底下欠了縫兒——杜剛哧溜就鑽進去了。石三郎把佛像一正，就把杜剛扣到裡頭了。鐵佛當中是空的。

「哎，你怎麼不進來？」

「我來小及啦。」

聽外頭有人嚷：「有人！」

「不錯，是我。姓阮的，你著棍！」

聽外頭響裡啪啦打起來了。杜剛嚇的：依仗我鑽到鐵佛裡頭來了，石三郎准跟他們乾上啦。「叮噹」打了一陣，杜剛再聽，沒動靜了。他心裡想：石三郎啊，你是跑啦，還是死啦？我在這裡頭，誰給我搬開這個鐵佛呀？我拱不出去呀！時間長了，我非憋死小可！

外頭阮英跟石三郎那是做戲給裡頭聽呢。這時候，阮英把石三郎讓到了客廳，在那喝茶呢！

「你怎麼回來啦？」

石三郎就把一切情況跟阮英全講了：「青蠟子杜剛被我扣到鐵佛裡頭，你們別傷害他，他得給我當證人，我還得把他帶回去。」

阮英說：「根據你說的，那個麻亞裡他是個很重要的人物。他現在藏到哪了，你見到他沒有？」

「裡頭啊，蔡太師給我介紹這個介紹那個，沒有麻亞裡。我還真注意聽啦，沒有這個人。他藏哪了，還沒往下說。」

阮英說：「這次你回去，一定把這件事調查清楚。咱們抓住麻亞裡，才能真相大白。」

「好吧。我回去，抓緊時間，把這件事弄清楚。還有別的事情沒有？我該回去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你可得多加小心，蔡京這個老小子可不是好唬的。」

「你就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哎，阮英，你把帽子給我。我把你帽子帶回去，見蔡京這也算給他來了見面禮。」

阮英樂了，把一頂帽子交給他。石三郎由前邊客廳，就來到了後院。到了這鐵佛跟前，慢慢地敲了一敲。

「杜剛，你裡頭沒事吧？」

「啊，我沒事。外頭你誰呀？」

「我石三郎。」

「你怎麼樣？」

「我沒事。」

「石三郎，我尋思你走啦，你還真回來了，哥兒們夠意思，時間長了我非憋死不可。」

「杜剛，咱們兩個人是初次見面，你不瞭解我這個人，我為朋友可以兩肋插刀。咱倆一塊來的，我能自己回去嗎？我跟阮英打一仗，他把我追跑啦，我繞個彎又回來了。來，你跟我一塊使勁兒，把鐵佛搬開，你好出來呀。」

「好！」

「快出來！」

杜剛爬出來了，悶一腦袋汗。

「來，咱們快走吧！」

杜剛跟著石三郎，兩個人蹣跚上房，離開了狀元府。一邊往回走，杜剛跟他說：

「石三郎，夠朋友！要攔別人，他們就不管我啦。你知我今天跟你來是怎麼回事嗎？是叫我監視你，叫我看看你是跟我們真心還是假意。我足以給你證明，你跟我們是真正的朋友。」

石三郎說：「我把阮英的帽子，給弄來了。我倆打的時候，我把他帽子給打掉啦，隨後把帽子撿起來，我為了回去見太師爺好交待呀。不然，回去我有什麼臉啊？」

「瞎，你就是不把阮英的帽子帶回去，這也沒什麼，關鍵就看看你跟我們是不是一條心。就這麼一回事，走吧！」

杜剛跟著石三郎，就回來了。這幫響馬誰也沒睡覺，都在這等著呢。一挑門簾兩個人進來，石三郎把阮英的帽子往上一舉：

「太師爺，這算小的見面禮吧！阮英的帽子被我給拿來了。我這棍子再往下一點兒，他腦袋可就開花啦。阮英他命大，下次有機會我一定要他的命。」

杜剛說：「石三郎真是我們自己人。今天晚上虧了他，要攔別人就跑不回來啦！」

蔡京說：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啦！」

奚金哥在旁邊一看，蔡京很賞識這石三郎，尤其是那個桃花女蔡小紅，眼裡看著心裡愛，在旁邊美滋滋的，上下直打量石三郎，奚金哥更生氣。

「太師爺，他能把阮英的帽子拿回來，我打算到皇宮裡去盜玉璽。太師爺，您要是做了皇帝，得有玉璽啊！沒有玉璽，怎麼能登基坐殿呢！」

石三郎說：「你要是能到皇宮盜玉璽，我也能去盜玉璽。」

旁邊奚銀哥也站起來了：「哥哥，你要是進皇宮盜玉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」

蔡京說：「你們三個別爭了，既然都想要去盜玉璽，證明你們都有高超的武藝。這玉璽不管你們三個誰把它盜來，這個功勞都屬於你們三個人的。不過，你們想過沒有，玉璽那麼容易盜到手嗎？皇宮那麼大，你們知道玉璽在哪放著嗎？」

「太師爺，只要我們進皇宮，遲早能把玉璽盜來。」

「那是大海摸針啊.....你們還別說，眼下真有個機會。」蔡京這老小子，夢寐以求他總想做皇上，他要想做皇上，那是離不開玉璽的。蔡京說，「明天，是正宮娘娘王國母壽誕之日，在長壽宮群臣給娘娘拜壽。這個玉璽，就存娘娘手中掌管。她這個玉璽就在她正宮的後宮佛龕上供著呢。不過皇宮那麼大，你們能找著正宮嗎？」

「太師，你老人家不是對裡頭很熟悉嗎？您給我們畫個圖。」

蔡京點點頭：「對，我給你們畫張圖。不過，你們可得多加注意呀，那裡頭金爪武士、鐵甲將軍，戒備森嚴哪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」

「太師爺，你就儘管放心得了。」

蔡京給他們畫了一張圖。

第二天傍天黑的時候，蔡京說：「我得走啦，我先進宮，給娘娘拜壽去。」蔡京帶著壽禮。外邊坐著轎，他走了。

奚金哥、奚銀哥跟石三郎，等到一更多天。奚金哥說話了：「這時候該動手啦！那邊拜壽正忙著，我們正好去盜玉璽。不過，咱們要想走的時候，得帶點東西呀。我身上沒有熏香，我那個熏香盒子讓我丟了。哪位有熏香，借給我用一用。」

蔡小紅過來了：「我身上有熏香。那麼你們三個人去，我就一個熏香盒子，我給誰呢？我看，叫石三郎管得啦，我交給石三郎吧！到那，你們三個人一塊行動，他往裡邊打熏香，你們三個一塊進去，不就行了嗎！」

熏香是什麼？熏香是當賊用的東西，一種藥麵被火石把它打著了，這個煙要是打到屋裡去，把人熏昏過去他們好動手。蔡小紅把這熏香盒拿出來，就給了石三郎：「石三郎，這個你帶著吧！」

奚金哥說：「光有熏香不行，還得把解藥給我們。我們把煙打進去，裡頭太監老公給熏過去了，我們要是沒有解藥，到裡頭也一樣給熏過去。」

「那是自然啦。給你們熏香，能不給你們解藥嗎？」蔡小紅在身上就拿出一包解藥來，「你們臨行動的時候，把它聞到鼻子上。這個也給石三郎保管。」

石三郎把這兩樣東西，全接過來，揣到懷裡。「你們二位坐這等我一會兒，我出去小解小解，回來咱就走。」

石三郎出去幹什麼去了？他不是上茅房解手去。他到蔡京的祖先堂，從那個香爐裡頭捏出一捏香灰來，找一張紙包上。因為那個解藥，跟香灰的顏色差不多。他包了一包，得記住了，解藥在右邊這個兜裡，這個香灰在左邊兜裡，熏香盒子帶在身上。石三郎回來了：「行啦。二位不方便方便嗎？」

「我們都預備好啦，就等你呢。」

「那咱們走吧！」

三個人渾身上下收拾利索。奚金哥背著刀，奚銀哥也背著刀，身上應用的東西全帶好了。石三郎拿起這條亮銀棍：「二位朋友，請吧！」

奚金哥一想：今天晚上不管怎麼說，把玉璽拿到手，也叫你石三郎知道知道我奚金哥的厲害。

他們三人離開了客廳，蹣腳上房，離開了太師府，直奔皇城。